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十八 起柔兆涒灘六月盡彊圉作噩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至道二年六月庚辰温州言永嘉縣民陳侃五世同居內無異爨侃事親至孝為鄉里所稱詔旌表門閭賜其母粟帛帝謂侍臣曰德安陳旭一族孝友恭儉未見其

比參知政事張洎奏曰旭家長幼千口餘世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府帝曰近聞歲或小歉本郡以官米二千石貸之旭但受其半或謂之曰曷不受而糶之可以得善價旭曰朝廷以旭羣從聚居特出王賦貸私室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此深可嘉賞旭侃之從父弟也　乙未以祕書丞任中正爲江南轉運副使中正軀幹頎長帝擇大𥳑命取緋衣之長者賜之至部歲大稔賦租平糴皆有羡盈發運使王子輿欲

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江南所出過半今雖有餘而後或小歉則數不登將急取吾民乎子輿乃止　秋七月己亥朔命殿前都指揮使王超爲夏綏麟府州都部署　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古者彊幹弱枝之法必先實富於内今京畿周環二三十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國用不充民食不足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畧者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吏中選才智通

明能撫民役衆者為副執事於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借閑曠之地募游惰之民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磽瘠均配畀之無煩督課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懐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税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畧也帝覽奏召對奬諭令條奏以聞尋以靖為勸農使按行陳許蔡頴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禄

寺丞何亮副之未幾三司以為多費其事遂寢　丙寅
參知政事寇準罷為給事中先是郊祀行慶中外官吏
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
惡及不知者即平敘之廣州左通判左正言馮拯轉虞
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
拯嘗與準有隙準故抑之惟節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
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中書劄子升惟節於拯上帝切
責拯仍特免勘罪拯忿曰上日閲萬幾寧察見此細事

葢忌準弄權耳因上疏極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凡數事又封中書劄子以進嶺南東路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心德之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大怒準適祀太廟攝行事名端等責之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至於除拜專恣實準所為準性剛自任臣等忝備大臣不欲忿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既而準入對前殿帝語及馮拯所訴事準抗言與端等同議除

拜帝曰若廷辯是非又深失執政之體矣準猶力爭不已帝歎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領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遂罷之尋出知鄧州　是月以丁惟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二千里東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甘州北界吐蕃領姑臧神烏蕃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有奇城周四十五里李軌所築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閏七月庚寅詔江浙福建民負人錢沒入男女者還其家敢匿者有罪

九月戊寅右僕射宋琪卒贈司空謚惠安琪素有文學尤通明吏術頗諧給能周知人之情偽在相位日百執事有所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　己卯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人賊首李繼遷遁去先是帝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容州觀察使丁罕自慶州錦州刺史張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畧守恩令鐸子也師已有期銀夏

鈐轄盧斌求對懇言曰蕃夷之族馬驕兵悍往來無定
敗則走他境疾戰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於
内地多積芻粟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
幾無枉費且不失固圉之策帝不從改授斌環慶鈐轄
領兵二萬為繼隆前鋒斌謂繼隆曰靈州趨烏白池月
餘方至若自環州槖駞路才十日程耳繼隆因遣其弟
繼和馳驛上言赤檉路回遠乏水請自清岡峽直抵繼
遷巢穴不及援靈州帝怒召繼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兄

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切責繼隆命引進使周瑩賫詔軍前督之瑩至繼隆已便宜發兵矣旣而與罕兵合行數十日不見虜引兵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率兵歸本部獨超廷召至烏白池與賊遇大小數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焉時超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産以萬計及進師烏白池虜鋭甚超不敢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虜旣却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乃

領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絶其險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按轡虜躡其後望見隊伍嚴整不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　丙戌秦晉諸州地晝夜十二震　甲午詔壽寧節賜翰林學士兩省五品尚書省四品以上一子出身先是近臣因誕節或以疎屬求蔭補至是始為限制非其子孫及親兄弟多寢而不報

冬十月巳未以池州新鑄錢監為永豐監歲增鑄錢數十萬緡　甲子併三司勾院為一工部員外郎劉式

專領之上面命式曰以汝一人當三人之職宜勉盡力副朕所望式久居計司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橫賦積逋至多式奏免之然檢校過峻卒為下吏所訟免官　十一月丁卯朔司天冬官正楊文鎰上言請於新歷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議以為無所稽據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歷以百二十甲子為限

十一月乙巳禮部侍郎知陳州蘇易簡卒易簡少好學才思敏贍在翰林八年眷遇夐絶遂參大政性嗜酒沉湎不已帝親書勸酒戒酒二詩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帝聞其死曰易簡竟以酒敗深可惜也贈禮部尚書 辛亥有司言鳳州出銅銲定州出銀銲請置官掌其事帝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戊午詔自今州縣官部内流民及亡失租調什之一者並書下考 是歲大有年天下户三百五十七萬

有奇

三年春正月丙子以戸部侍郎温仲舒禮部侍郎王化基並參知政事給事中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化基寛中有度量所在僚屬或慢於禮者不以介意時邊境多事帝欲相仲舒而罷呂端會不豫乃止　參知政事張洎罷為刑部侍郎　乙酉葬孝章皇后於永昌陵　辛卯以步軍都虞候傅潛為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遠為靈州路都部署戸部使張鑑調陝西諸州軍

儲鑑上疏曰伏見關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使驅迫而前復恐逗撓而潰顧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務東作況靈州一方僻居塞外雖曰西陲之要地實為中夏之蠹區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援送事當深慮患宜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隄火熾而方戢則焚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　二月丙申朔靈州行營破李繼遷繼遷遁　辛丑帝不豫始決事於便殿

甲辰降京繳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三月壬辰帝不視朝癸巳崩於萬歲殿參知政事溫仲舒宣遺制令皇太子即位於柩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考異陳桱通鑑續編又有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勲今從長編謀立楚王元佐頗間太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繼恩白后至中書召端議所立端前知其謀即紿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

鏁之亟入宫后謂曰宫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論后默然太子既即位端平立福寧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李燾曰王繼恩等謀廢立實録國史絶不見其事迹蓋若有所隱諱今據呂誨集正惠公補傳及司馬光記聞增修補傳所載比之記聞尤詳也　夏四月乙未朔尊皇后為皇太后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制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然而纂圖伊始懼德弗明所宜抜茂異之才開諫諍之

路撫綏鰥寡惠復疲羸庶幾延宗社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京朝官衣緋緑及二十年並與改服色官未陞朝亦聽敘賜緋紫自此始　戊戌始見羣臣於崇政殿西序　癸卯宰相呂端加右僕射　改封弟元份雍王元傑兗王元偓封彭城郡王元偁封安定郡王　甲辰以太子賓客李至為工部尚書李沆為户部侍郎並參知政事　丁未中外羣臣進秩一等　工部侍郎郭贄出知大名府贄翌日求對懇辭帝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

卿宜亟去贄退帝召輔臣問曰郭贄願留如何對曰近例亦有之帝曰朕初嗣位命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　帝謂宰相曰朝行中頗有淹滯之人如梁周翰夙負詞名三十年屈於衆僚甚可念也朕在宮府多令楊億草牋奏文理精當宜即加奬擢辛亥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周翰為駕部郎中知制誥著作郎直集賢院億為左正言館職並如故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焉　李應機者嘗

知咸平縣帝尹開封時遣散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散從恃王勢譊譊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杖之二十散從泣訴於王王不荅而默記其名及即位擢應機通判益州召之登殿謂曰朕方以西蜀為憂故除卿此官此未足為大任也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置酒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不平及暮應機又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走

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彊應

曰諾明日使人謂應機曰某治裝已具且行矣願得所

賫之疏應機曰疏不可與人傳也當自來受之走馬雖

怒甚意欲積其驕橫之狀訴於帝乃詣應機廨舍受其

疏以行既至升殿帝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

走馬愕然失據即對曰有因探其懷出之帝周覽稱善

數四因問應機在蜀治行如何走馬蹴踖轉辭更為稱

譽帝曰汝還語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

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名卿矣頃之名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為吏彊敏而貪財多權詐後帝察其為人浸踈之　進封交趾郡王黎桓為南平王　辛酉知制誥胡旦責授安遠節度行軍司馬旦與王繼恩等邪謀既露帝新即位未欲窮究之而旦草行慶制詞頗恣胸臆多所溢美語復訕帝故先絀之　五月丙寅從羣臣請始御正殿視朝退御後殿閱事如常儀　丁卯詔諭内外文武羣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臧否

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　庚午詔三司及
歲稔市糴以實倉廩　壬申罷江淮發運使諸路轉運
使司承受公事朝臣使臣悉召歸闕帝初聽政務從簡
易也　甲戌參知政事李昌齡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
馬宣政使王繼恩責授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
削籍流潯州太宗之即位也繼恩有力焉自是寵遇莫
比繼恩喜結黨邀名譽乘間言事或薦外朝臣故士大
夫之輕薄好進者輒與往來每以多寶僧舍為期潜閬

得官亦繼恩所薦也閻傾險士嘗說繼恩乘間勸立儲貳且言南衙自謂當立立之將不德我即議所立宜立諸王之不當立者南衙謂帝也繼恩信其說頗惑太宗太宗訖立帝閻尋坐狂妄絀太宗疾革繼恩與昌齡及旦更起邪謀呂端覺之謀不得逞帝既即位加恩百官繼恩又密託旦為褒詞旦已先坐絀於是并逐三人籍繼恩家貲多得蜀土僭侈之物尋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結及通書疏者一切不問後二年繼恩死於貶所

甲申上謂輔臣曰宮中嬪御頗多幽閉可閔朕已令給事歲深者悉放出之呂端等曰陛下踐阼之初首行此令實哲王之懿範也　丁亥立秦國夫人郭氏為皇后帝為太子每事謙讓郭氏未嘗正妃號也　庚寅追尊母隴西夫人李氏為賢妃妃真定人乾州防禦使英之女帝及楚王元佐皆妃所生也考異庚寅二十七日追尊賢妃實錄本紀並闕此據會要　六月戊戌追復皇叔涪王廷美為秦王贈皇兄魏王德昭太傅岐王德芳太保　帝謂宰相曰諸州

多以珍獸異禽祥瑞之物來獻此甚無益在朕薄德非所敢當但令稼穡豐稔且得賢臣乃為瑞也辛丑詔天下勿復獻珍禽異獸及諸祥瑞　先是南康軍建昌縣民洪文撫六世同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院舍來學者太宗遣內侍裴愈齎御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闕貢土物為謝太宗書飛白一幅曰義居人以賜之授文舉江州助教於是詔旌表其門閭自是每歲入貢必厚賜答之　甲辰以皇兄元佐為左金吾衛上

将軍復封楚王聽養疾不朝帝始欲幸元佐第元佐固辭以疾曰雖來不敢見也由是終身不復見　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　乙巳追册莒國夫人潘氏為皇后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為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太宗為若水言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延賞宗族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之所為也太宗然

其言及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等曰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太宗曰涕泣否對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太宗曰大率如此當進用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汍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盖鎔等迎合上意耳呂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蒙正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僚非寂寞之地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今巖穴高士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等輩但苟貪官禄誠不足

重太宗默然若水因念人主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者以感動之故也將移疾會太宗晏駕不果帝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召謝便殿命坐問近臣誰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其在樞密同年生有為縣佐者每謁見若水必序齒而拜之考異談苑載若水辭位事甚美但頗顛倒又悞以對呂蒙正寇凖事為劉昌言事按昌言罷樞密在蒙正罷相前三月蒙正罷相時昌言已在襄州矣今皆改正之

又田晝記若水事云王曾罷相章聖語若水若水情而出被道士服歸嵩山此甚誤今不取　帝居憂日對輔臣於禁中每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請帝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又以端膚體洪大宮庭階戺命梓人皆為納陛焉秋七月乙丑御崇政殿召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帝甚嘉納　丙寅令諸路轉運使更互赴闕詢以民間利病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應詔上疏言陝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生民重

因上為之戚然他日謂宰相呂端等曰近詔中外直言羣臣奏對多及瑣細之事惟田錫康戩陳詞不繁指事尤切張齊賢頗留意於民政乃出其疏示端等曰卿等詳酌行之　八月己亥趙鎔罷為壽州觀察使李惟清罷為御史中丞以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罷兗鉞以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侯嶠並為樞密副使帝謂曰近密之司典領尤重必端亮謹厚者處之彬以耆舊冠樞衡之首敏中及嶠佽助之兵機邊要

有所望矣敏中明辨有才畧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於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仕藩府最舊故首加擢用焉　先是帝以漢唐封乳母為夫人邑君故事付中書因問呂端等曰斯禮可行否如不可行則止朕不敢以私恩紊正法也端等奏曰前代舊規斯可行矣或加以大國或益之美名事出宸衷禮無定制巳酉詔封乳母齊國夫人劉氏為秦國延壽保聖夫人　是月西川戍卒劉旰叛攻掠蜀漢等州益州鈐

轄馬知節領兵三百追擊之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節還成都計議知節曰賊兵已數千若少緩之勞費必倍不如急擊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前進正亦尋至共擊斬盰其黨悉平盰自起至滅凡十日正始無出兵意知益州張詠以言激正將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諸軍校曰爾曹俱有親屬在東蒙國厚恩無以報此行當亟殄賊無使越逸若師老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倍道力戰及凱旋詠迎勞大出金帛行賞

衆皆悅服　九月丙子帝因言西川叛卒事輔臣或曰蓋地無城池所以失其制禦帝曰在德不在險儻官吏得人善於綏撫使之樂業雖無城可也考異寶訓以蜀城為趙鎔之言然鎔時已罷樞密矣今不取　戊寅以長葛縣令孔延世為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并賜九經及太宗御書祭器加銀帛而遣之詔本道轉運使本州長吏待以賓禮延世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壬午左正言孫何表獻五議一參用儒將二申明太學三釐革遷轉四議復制科五舉行鄉飲奏

入帝稱善　監察御史王濟上疏陳十事一擇左右二分賢愚三正名品四去冗食五加俸禄六謹政教七選良將八分兵戎九修民事十開仕進　刑部員外郎馬亮上疏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往督視又州縣逋負至多赦書雖為蠲除而有司趣責如故非所以布宣恩澤也國朝故事以親王判開封府地尊勢重疑隙易生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内寇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凡四事帝善其言　庚

寅閤門奏每月朔望羣臣赴萬歲殿哭臨十月朔在壬辰請改用九月晦帝問吕端曰此何禮也端曰陰陽家以辰日為哭忌帝曰哀疚之情寧有所避乎不許　冬十月陳宋州並言先貸民錢千萬令市牛價納外所負尚多許隨來歲夏秋稅輸送詔悉除之　己酉葬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於永熈陵廟號太宗十一月甲子祔神主於太廟以懿德皇后配又祔莊懷皇后於别廟帝初踐阼告天地宗廟有司請署祝版帝涕泗交下不能署

者久之靈駕發引帝與諸王徒步號慟從至乾元門禮官具儀遣奠畢改吉服帝不忍哭踊盡哀線服還宮及神主至京迎拜涕咽觀者莫不歔欷先是帝謂參知政事李至等曰神主至京朕欲親導及拜辭於禮可乎至曰此禮前代所闕陛下行之足以為萬世法矣即具儀以聞時有建議請增損舊政者帝曰先帝賜名之日撫朕背曰名此欲我兒有常德久於其道也罔極之訓朕何敢忘因涕泣沾衣左右無不感咽　丙寅德音降兩

京死罪以下囚縁山陵役民賜租有差　復分三司勾院為三命官各判之以太常丞新喻王欽若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欽若初為亳州判官監倉天久雨倉司以糓濕不為受民自遠來輸租食糓且盡不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濕糓即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褒答因識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蠲租時有言按田官司蠲放不實者御史臺請遣使覆實詔從之亳州當按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欽若覆按甚詳抗疏言

田實旱開封止放七分今乞全放既而他州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稅過多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為欽若危之至是擢用帝以其事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欽若既為三司屬虞部員外郎毋賓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僕將啓而蠲之欽若即夕命吏治其數翌日上之帝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人心耳　已巳詔工

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修太宗實録若水舉官同修起居舍人李宗諤與焉帝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巳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若子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可餘悉許之考異按若水本傳初詔修太宗實録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同修成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無宗諤也旣又重修太宗實録參以王禹偁李宗諤梁顥趙安未周歲畢則宗諤與矣而又不載帝除宗諤一事至於長編亦不别言此為初修重修又按宗諤本傳則又但云預修太祖實録而不及太宗應是以帝不許宗諤之故今從長編

呂中曰以李昉之子宗諤而修太宗實録真宗猶慮

其隱父之事以章蔡之修神宗實録乃用王安石日録則神宗末年之悔與安石不盡之奸皆無所考矣此陳瑩中尊堯集所以作也

是日同幹當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封駮事田錫上疏曰今地震之災漸見下動之象已萌臣見銀臺司諸道奏報自九月初至冬節前申奏賊盜不少令不一一具奏且據其可言者言之九月四日施州奏羣賊四百餘人驚刼人戶十月七日滑州奏有賊四十餘人過河北十

五日衛州奏有賊七十餘人過河北十九日絳州奏垣縣賊八十餘人殺尉成柄西京奏十月二十三日有賊一百五十人入白波兵馬都監廨署并刼一十四家至午時奪舟船往向垣曲至河陽鞏縣界濮州奏羣賊入鄄城縣單州奏羣賊入歸恩指揮營濟州奏羣賊刼金鄉鉅野縣郭十九家永興軍奏虎翼軍賊四十餘人刼永興南莊今月二日西京奏王屋縣賊一百餘人白高渡潰散軍賊六十餘人七日陜府奏集津鎮羣賊六十

餘人並驚刼人户至午時乘船下去峽石縣軍賊自河北渡過河南八日西京奏草賊見把截土壕鎮官私往來不得豈有京師咫尺而羣盜如此邊防寧静而叛卒如是臣所謂地震之災漸見下動之象已萌臣為陛下憂之今廟堂之上必有嘉謀樞軸之間必有善計若言小小寇盜不勞聖意憂虞遍遍指揮只令使臣捕逐如此則羣盜終難剪滅諸處終未平寧若賊徒聚得二三千人徑度淮南往保吳越則運糧綱船不至京師矣若

賊徒取得一二州郡扼據要衝則上供錢帛不充國用
矣人心必有向背軍情豈無動揺當此之時契丹輒來
騷邊陛下不得不憂西戎輒來犯塞大臣不得不懼臣
今所言激切不為身謀所慮安危實為國計　先是西
鄙運糧詔以諸軍代民輓送已卯士卒亦令放歸仍賜
緡錢若苦寒故也　帝御便殿閱殿前指揮使内殿直騎
射鬬槊擢精鋭者十餘人遷其職　是月有司言冬至
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

季秋大饗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
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是月高麗國王王治卒從子誦立誦遣兵校徐遠來請
命不得達而還遂與中國絶　十二月甲午錢若水等
言所修太宗實録自太平興國八年以前君臣獻替不
著於話言淳化五年以前親決萬幾不聞於策府請降
詔旨許臣等於前任見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院使三
司使等處移牒求訪以備闕文許之　丙申追尊母賢

妃李氏為皇太后后喪先殯於普安院於是議改卜園陵立忌建廟有司言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奏夷則歌仲呂以饗先妣先妣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宣后以不配食築室於外歲時享祭唐先天元年始祔昭成肅明二后於儀坤廟又玄宗元獻楊后立廟於太廟之西稽於前文咸有明據望令宗正寺於后廟內修奉廟室為殿三間設神門齋房神廚以備薦饗從之　辛丑詔諸路轉運使申飭令長

勸課農桑　先是帝訪宰輔以靈武事宜參知政事李至上疏以為靈州不可堅守萬口同議望釋李繼遷之罪厚推賜與降詔綏懷反覆言之甚切至是繼遷遣使修貢求備藩任帝雖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闇姑務寧靜因從其請復賜姓名官爵甲辰以銀州觀察使趙保吉為定難節度使遣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齎詔賜之甲寅遣張浦還　考異李燾曰繼遷入貢正史實錄會要並不著其月日不知何也制辭據朝野雜編與實錄所載差異疑史官或加潤色耳雜編云在真宗即位之次年又云張洎蘇易簡草制不稱旨皆謬也今

削去

初刑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準詔上疏言五事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戍兵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人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内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為人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亦足兵威亦彊自後盡取東南數國

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為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有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庫監酒榷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

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不可棄也亦不可盡即如茶法從古無税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建其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東師以濟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周祖之後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帝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

汎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太祖以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為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幸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勅注擬其四沙汰僧尼使民無耗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造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為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

又富者窮極口腹一齋一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不曰民蠹其可得乎願深鍳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即召禹偁還朝既用其策以夏綏銀宥静五州賜趙保吉翌日命禹偁守本官復知制誥　是歲始分天下為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

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峡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

富弼曰人君尚儉前代稍賢者能之太宗之尚儉其難哉時天下平定功業盛大自唐及五代四方僭偽之國盡為我有貢獻之物府無虛月加之生民脫去亂世各居富樂三代之下帝王致太平如此盛者有幾雖尚奢侈固有餘力亦未掩大德而過為儉素所

難能也此無他正以厚天下之俗為子孫之法耳祖宗時天子嘗自選知州令宰相亦不自選委之審官審官亦不選而依次擬人故州郡多不治其長育人才文武不乏馮繼業自矜守邊之功以為他人難繼太宗命一郎官代之威名方畧過於繼業當時養材如此之盛豈不休哉

史臣曰帝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

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徧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為寳服澣濯之衣毁竒巧之器却女樂之獻悟畋遊之非絶逺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旰忘食至於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耋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接踵而至孟子曰

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其是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煥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九至二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迻

謄録監生臣汪兆珠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十九 起著雍閹茂正月盡屠維大淵獻五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帝名恒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后夢以裾承日有娠開寶元年十二月二日生帝於開封府第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幼而聰睿姿表特異與諸王戲好作戰陣之狀自

稱元帥太祖愛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初名德昌太平興國八年授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韓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封襄王改元侃淳化五年九月進封壽王加檢校太傅開封尹至道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子改今名仍判府事

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　癸亥賜近臣歲節宴於宰相呂端第自是遂以為例　丙寅有司上皇太后李氏謚曰元德　翰林學士楊礪等受詔知貢舉請對帝召坐語之曰貢舉重任當務選擢寒俊精求藝實以副朕心　壬申昭宣使王延德上太宗皇帝南宮事迹

三卷命送實錄院　癸酉始令諸王府記室翊善侍讀等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南北宅始此當考詳時又有伴讀然無定員是年十一月賜南宮伴讀李文益緋然不知始於何時今附見百官志繫之祥符二年後誤也甲戌詔諸路場務逋欠官物令主典賠償者監臨官非同為欺隱勿令填納　初李至判國子監校定諸經音疏薦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孫奭崔頤正皆苦心強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刋正除去舛謬太宗從之丁丑帝訪羣臣通經義者至復以頤正對帝曰

朕宫中無事樂聞講誦因名顒正於後苑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他日謂輔臣曰顒正講誦甚精卿等更於班行中選經明行修之士一二人具以名聞自是日令顒正赴御書院待對講尚書至十卷

吕中曰本朝以家學為家法故子孫之守家法自家學始此范祖禹帝學一書極言本朝承平百三十年異於漢唐由祖宗無不好學也然人君之學尤在於所共學之人故在太祖時則有若王昭素太宗時則有

若孫奭邢昺在真宗時則有若崔頤正馮元之徒皆極一時之選也

戊寅帝御崇政殿召御龍直二百七十餘人閱試武藝遷擢者二十六人　庚寅審刑院詳議官監察御史韓見素表求致仕時年四十八帝問輔臣曰見素齒髮尚少遽求致仕何也呂端曰見素性恬退喜修煉帝難之李至曰近世朝行中躁競求進者多知止求退者少若允其請亦足以激勸薄俗帝默然乃授刑部員外郎致

仕見素鳳翔人退居華山年八十餘乃卒　甲申有彗出營室北光芒尺餘　二月壬辰帝謂輔臣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暇逸今彗出甚異為將奈何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李至曰陛下此言可以却妖星矣　甲午詔百官極言得失避正殿減常膳

臣乾學曰以豐稔得賢為瑞此得太宗不喜芝草之心也因彗變而却分野之説此即趙普上疏之意也

然自景德以前一瑞不敢賀一災不敢忽誠真宗之本心景德以來奸臣初意不過欲排寇公耳於是請行封禪以誇示夷狄雖天書之詐而士大夫無敢言其非者矣雖昇州之火而士大夫有爭奏符瑞者矣此李文靖日奏水旱告其君劉元城所以稱其為真宰相王文正所以稱其為真聖人歟

乙未慮繫囚老幼疾病流以下聽贖杖以下釋之詔諸州長吏平決獄訟申理冤濫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

錫出知泰州未之任會星變錫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以臣愚蒙料彼變詐必不肯久奉朝命永保塞垣是時事外誤之大者又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去年靈州之役關西之民無辜而死者十五萬餘罪在何人而不問咎將誰執而不知此政化堙鬱之大者也疏奏即日召對移晷將行又貢封事復召對謂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歸矣事有當面論者聽

乘傳赴闕再遣中使賜與之甚厚　丁酉彗滅　戊戌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為例　三月壬申賜進士孫僅等宴瓊林　先是吏部銓擬官告身悉書其過犯癸酉詔自今勿復書　淳化初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別廟祭饗懿德皇后在淑德皇后之上臣未測升降之由請改正之太宗不許及議合食有司咸請以懿德升配安易又言百官議論苟且瀆尊卑若序以後先

當用淑德配食詔尚書省集議及禮官同詳定上議曰淑德皇后生無位號没始追崇況在初潛早已薨謝懿德皇后享封大國作配先朝雖不及臨御之期已夙彰賢懿之美請奉懿德皇后神主升配大宗室詔從之其淑德皇后仍舊别廟祭饗　辛巳以趙保吉歸順遣使諭陜西緣綏銀流民還鄉家給米一月　夏四月巳丑朔詔諸州長吏潔除牢獄疏理淹繫有疾病及貧乏者療治資給之　壬寅趙保吉遣弟繼瑗入謝　帝謂宰

相曰諸路逋欠先朝每有赦宥皆有蠲放而有司尚更理督頗聞細民愁嘆已丑遣使乘傳按百姓逋欠悉除之用判理欠司王欽若之言也除逋欠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由是眷欽若益厚

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我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我朝之指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蠲負釋繫

因謂則請罷兵撫蠻寇自今觀之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為判官之時一欽若也為參政之時一欽若也為轉運之時一謂也為宰相之時一謂也故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是時旱甲子幸大相國寺祈雨升殿而雨　六月庚寅密州發解官鞠傳坐薦送非其人當贖金特詔停任仍令告諭諸道以警官吏帝謂

輔臣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宜選擇舉主以類求人令外官要切惟轉運使卿等可先擇人後令舉之辛卯詔於常參官内舉材堪轉運使者不限人數

富弼曰祖宗朝轉運使並是朝廷先擇舉主舉主擇轉運使惟材堪者為之不治資序今來只是依資循例又不由舉主所以大半不才致州縣之不治也

詔議太祖廟號先是判太常禮院李宗訥請改僖祖以下稱號下尚書省集議時張齊賢言為人後者為之子

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詳定禮官引春秋閔僖同為一代及唐中睿故事請太祖太宗昭穆同位詔都省復集議議同齊賢又詔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按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太祖位仍舊稱孝子奏可　秋七月廣西轉運使陳堯叟上言部州土風本異地少蠶

桑其民除耕水田外惟種蔴苧周歲三收布出之時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衆而市者少故也今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為先因勸諭部民廣植蔴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疋望自今許以所種蔴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歷為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筭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　八月丁亥朔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得增加賦斂重困黎元諸色

費用並宜節約并條析未盡事件以聞　辛卯京西轉運使姚鉉上言諸路官吏或强明莅事恵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所更之弊事多不便於狡胥俟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蠹政莫甚於兹應知州府軍監通判幕職州縣官於所在有經畫利濟事可經久者歲終書歷替日録付新官俾之遵守不得妄信下吏輒有改更若灼然不便州以上聞幕職以下聞於長吏俟報改正禮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語曰舊

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此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詔從之　乙巳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等上太宗實録八十卷帝覽書流涕賜詔褒諭時若水判集賢因用院印史館無所預纔九月而畢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上仙犬輒號叫不食因送永熙寢宫李至常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云白鸝朱鴈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而若水不為載呂端雖為監修而未嘗涖局書成不署端名至抉其事以為專

美若水稱詔旨監修不隸史局又援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　癸丑詔監倉京朝官無得以羨餘為課

九月己未秦國延壽保聖夫人劉氏卒帝以乳保之恩事之如母自被疾親調藥餌者逾月既終發喪苑中輟朝三日給鹵簿以葬　先是太宗命張洎重修太祖實録未成而死已已詔宰相呂端集賢院學士錢若水同領其事若水懇辭帝曰卿新修太宗實録甚為周備太祖時多缺漏故再命卿毋多讓也　豹林谷隱士种

放母死貧不克葬遣僮奴告於翰林學士宋湜等湜與錢若水王禹偁同上言先帝嘗加召命今無以葬母欲行私覿恐掠朝廷之美壬申優詔賜放粟帛緡錢　令綾綿院改織絹上嘗語輔臣曰治國之道儉約為先甲申始以新織絹進御　舊制國子監開封府舉人有與發解官親戚者止兩司更互考試帝慮涉私徇是秋特選官別試　冬十月宰相呂端久被病詔免朝謁就中書視事累上疏求解戊子罷為太子太保初李惟清自

知樞院左遷御史中丞意端抑已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參官有疾告逾年受俸者又教人訟堂吏過失欲以累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媿風波之言不足慮也考異

按本傳端自今夏始被病詔免朝謁而實録於三月辛酉已書李惟清卒然則惟清彈奏常參官時端尚未移疾也恐此傳亦悞又按百官表載惟清於今年八月實録審誤此傳不誤也

加張齊賢兵部尚書與參知政事李沆並平章事參知政事李至罷為武勝節度使至以目疾解機務及授旄鉞入見懇辭帝曰此唐朝故事廢之久矣特命振舉示優賢也又賜御

詩寵其行 已丑參知政事温仲舒罷爲禮部尚書樞密副使夏侯嶠罷爲户部侍郎加樞密副使向敏中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楊礪爲工部侍郎宋湜爲給事中並爲樞密副使 先是有攀附居近職者乘寵放恣民家子旣定婚强取之其家詣開封訴馬知府事畢士安即請對白其事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攀附者日夜訴士安於帝前士安因求解府事帝許之復入翰林爲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嘗獻擬陸贄牓

子集帝察其意欲干事任乃命白權知開封白倦於聽斷不半歳亦丐罷云考異畢仲游文簡公事亦載文簡白上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今從之仲游又載文簡之請對也事連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文簡及禹偁于上前久之文簡罷開封復入翰林請出遂知潞州禹偁亦責黄州士安明年四月乃出知潞州禹偁事在今年十二月亦與本史不合今不取

庚寅帝謂輔臣曰羣臣中有謗言達於朕聽者詢之似得其實然人誰無過但能循省遷革則為善矣朕固不以一眚廢終身之用也

乙未宰相張齊賢李沆入對帝諭之曰上下和睦同濟王事忠孝之誠始終如一齊

賢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一體豈有不同其心而能濟國事者哉帝曰推其公共思而後行惟宜謹審無至差失况先朝皆有成憲但與卿等遵守期致和平耳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宫自訴齊賢請自治之乃坐相府召而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欵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帝大悦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也　初張齊賢為户部尚書詔同監

察御史王濟刪定制敕舊條持杖行刼不計有贓無贓悉抵死齊賢議貸不得財者濟曰以死懼之尚不畏可緩其死乎與齊賢廷諍數四詞氣甚厲手疏言齊賢腐儒不知適時之要帝問輔臣孰可從者吕端請召百官集議并劾濟未幾齊賢入相丁酉齊賢奏臣今在中書不欲與庶寮爭較曲直願收前詔帝嘉其容物遂罷集議濟得免劾刑名卒如齊賢之請而犯盜者歲亦不增

己酉崇政殿視事至午而罷帝自即位每旦御前殿

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校閱軍士武藝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宮率以為常考異李燾曰聖政録云召侍講讀學士按二年七月初一日置講讀學士此時未有今改為儒臣庶不相妨

癸丑命錢若水等覆考開封府得解進士試卷故事京府解十人已上謂之等甲非文業優贍有名稱者不處時以高輔堯為首錢易次之易頗為流輩所推許輒不平遂上書指陳發解官所試朽索馭

六馬賦及詩論策題意涉譏訕又進士數百輩詣府訟薦送不當輔堯亦投牒遜避請以易為首開封府以聞故有是命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白深佑易考官度支員外郎馮拯奏易與白交結狀帝大怒遣中使下拯御史獄拯力言易無行不可冠天府多士帝亦以為士流紛競不可啓其端且欲鎮壓浮俗乃詔釋拯罷兩制議及覆考止令若水等擢文行兼著者一人為首乃以孫暨為第一輔堯第二易第三餘並如舊　十一月丙辰朔

河西軍右廂副使歸德將軍扎卜伊特隆貝來朝河西軍即西涼府也隆貝四世受朝命為酋長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加隆貝安遠大將軍　戊午帝謂輔臣曰國家所謹儉約為先節用愛人民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克儉于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借則家有餘貲自然廉讓興行盜賊鮮少蚩蚩之衆登於富壽也臣等恭聞聖訓期共遵守　三司上經費之數帝曰先

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莫不求諸中道而為永制輔臣曰先帝非止愛人嗇費至於節損服用御瀚濯之衣蓋前古哲王莫能偕也帝初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帝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美恐生侈心故不敢進也帝聞而善之

呂中曰皇祐之録不上於田況則所出多於所入其誰知之元祐之録不作於蘇轍則一歲之入不足償

一歳之出其誰知之真宗欲知中外錢糓之數而陳恕諾而不進何也盖時方多事公私殫竭使人君知此則必知節浮費崇儉德一役不妄興一賞不妄增至於時方承平府庫充溢則易以動人君之侈心故丁謂上景德會計録而封禪定林特上祥符會計録而天書成矣至此而後知陳晉公之遠慮也盖嘗考我朝之用度所入莫多於天禧祥符之時所出亦莫多於天禧祥符之時且以至道末年計之至道中權

酒税錢一百二十萬貫至天禧則增至七百七十九萬餘貫而鐵錢不與焉其他關市津渡等税率增培之至道課鹽錢七十二萬餘貫天禧末至一百六十三萬餘貫至道中歲鑄錢八十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則財之所入多於國初矣然國初三歲一郊費五百餘萬景德郊祀費七百餘萬貫祀汾陰上寳冊不預焉至道末所出皆不過二千餘萬貫至天禧末天下總收二千六百餘萬貫總費錢二千七

百一十餘萬貫穀帛不與馬至此益信陳晉公之為

君子丙丁謂林特真小人矣

是月置估馬司估蕃部及進貢馬價凡市馬之處河東

府州嵐嵜軍陝西秦渭川峽益黎等州皆置務歲得五

千餘匹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　甲子詔葺歷代帝王

陵廟　契丹冊王誦為高麗國王　契丹于越耶律興

格卒興格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

卒樂為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鎮燕十有七年

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境以寧　十二月丙午給事中柴成務上新定編敕共八百五十六條請鏤板頒下與律令格式刑統同行優詔褒答之　甲寅知制誥王禹偁坐修太祖實錄以私意輕重其間落職知黃州考異李燾曰按禹偁黃州謝上表則此出端坐史事而本傳乃云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譏構其間故罷職今但從記聞更須考之或云禹偁撰太宗增上徽號冊文語涉譏訕此大誤也江休復云真宗初即位禹偁謫畢相於開封云某事某事舊條宜有規諷出知黃州此亦誤真宗初即位禹偁實自揚州召入當其責時畢相去開封矣

是歲以如京使柳開知代州開至葺城壘修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叶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昴星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我其危哉因上言請徙他州尋改知忻州

二年春正月甲子詔尚書丞郎給舍舉升朝官可守大州者各一人俟更三任有政績當議奬其善舉有贓私罪亦連坐之　乙丑命禮部尚書溫仲舒知貢舉御史中丞張永刑部郎中知制誥師頏同知貢舉仍當日入

貢院始封印卷首 禮部侍郎楊徽之以衰疾求解職甲戌授兵部侍郎依前兼秘書監及占謝便殿命坐屏左右勞問久之且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可以養性也徽之純厚清介守規檢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進者嘗言温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仕使後世務習趨競禮俗浸薄世謂其知言亦以是寡合於世云 二月丙申以太師贈尚書令韓忠獻王趙普配饗太祖廟庭 辛丑太常丞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表述帝登位以來放天

下逋欠錢物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考異李燾曰實錄本紀及食貨志並云繫三千餘萬恐數太多今從欽若本傳請付史館帝謂近臣曰兹事先帝方欲行之朕奉成先志耳因命學士院召試欽若及覽所試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於文詞今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言知制誥　己酉帝謂宰相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有弗率者御史臺糾之　秘書監楊徽之薦著作佐郎通判泰州戚綸

文學純謹宜在儒館三月甲寅以綸為秘閣校理綸父同文隱居教授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登科者凡五六十人徽之與門人追號同文曰堅素先生　丙辰命度支郎中裴莊等分詣江南兩浙發廩粟賑飢民除其田租

癸亥詔今歲舉人頗衆若依去年人數取合格者慮有所遺落進士可增及七十人諸科增及一百八十人禮部尋以孫暨二百五十人名聞内諸科一舉者六人特黜去之餘並賜及第　京西轉運副使太常博士直

史館朱台符上言陛下自受天命與物更始授繼遷以節鉞加黎桓以王爵咸命使者鎮撫其邦惟彼契丹未蒙渥澤非所以柔遠能邇昭王道之無偏也臣愚以為宜因此時赦契丹之罪擇文武才畧習知邊境之士為一介之使以嗣位服除禮當修好往告諭之彼十年以來不復犯塞以臣料之力有不足志欲歸嚮而未得其間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使必驩悦慕義遣使朝貢因與之盡棄前惡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

如太祖故事使之懷恩畏威則兩國既和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當自革心而束手是一舉而兩獲也台符又自請北使時論稱之考異本傳云咸平元年北戎寇邊按元年虜未始動觀台符此疏可知也疏云已訖諒闇將終祥禫則台符上疏時乃二年春矣今附三月末

甲戌詔川陜廣南福建路官丁憂許給驛歸先是小官遠任遭喪多乏覊窮流落不能歸故有是詔

秦悼王旅葬涪陵閏月詔擇汝鄧間地改葬　庚寅詔有司力役無名營繕不急者悉罷之　皇太后居西宫

嘉慶殿宰相引漢唐故事上宫名曰萬安從之　己丑宰相張齊賢言於帝曰臣受陛下非常之恩當以非常報因述皇王帝霸之説帝曰朕謂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　帝以亢旱詔中外臣庶並直言極諫時有上書指中書過失請行罷免者帝覽之不悦謂宰相曰此輩皆非善良止欲自進當譴責以警之李沆進曰朝廷比開言路苟言之當理宜加旌賞不則留中可也況臣等非才備員台輔如蒙罷免乃是言事之人

有補朝廷帝曰卿真長者矣　以河北轉運使右諫議大夫索湘為戶部使湘質樸少文而長於吏事歷任邊部所至必廣儲蓄為備豫計出入軍旅間著能名先在河北擾民之事多所奏罷又自京輦茶至榷場最為煩擾多所損敗湘建議請許商賈緣江載茶詣邊郡入中既免道途之耗復有征筭之益又戚虜靜戎軍歲燒邊草地以虞南牧言事者請於北寨山麓中興置銀治湘以為召寇亦奏罷之　詔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來上一

置禁中之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備觀覽　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䟽請重農積穀任將選兵慎擇守令考課黜陟輕徭節用均賦慎刑責任大臣與圖治道奏入優詔褒荅　丙午詔江浙飢民入城池漁採勿禁　夏四月丙辰詔文武羣臣封事閤門晝時進入勿致稽留　辛酉御史中丞張詠上言請自今御史京朝官使臣受詔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詣中書咨稟從之　丙寅河東轉運使掖人宋搏言大通監冶鐵盈積

可供諸州軍數十年鼔鑄請權罷采取以紓民詔從其請時西北二邊屯師甚廣摶經制饋餉以幹治稱朝廷難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丙子上謂輔臣曰庶官中求才幹則不乏詢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為百行之本德行之門必有忠臣孝子豈無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又庶官所掌之務多不修舉而掊拾他局利害以圖進身若能自幹本局則百職不嚴而肅又何患乎政事之撓

讀哉　以御史中丞張詠為工部侍郎知杭州詠既至

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寛其
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
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其患
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訟家財壻言妻
父臨終此子才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
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詠覽之以酒酹地曰汝妻父智
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儻遽以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
死於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給其子餘三給壻皆服詠明

斷拜泣而去　先是左正言耿望知襄州建議襄陽縣有淳河舊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十頃宜城縣有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調夫五百築堤仍集鄰州兵每務二百人開河市牛七百頭分給之帝曰屯田之廢久矣苟如此亦足為勸農之始令望躬按視即以望為右司諫京西轉運使與副使朱台符並兼本路制置營田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汝州舊有洛陽南務遣內

園兵士種稻雍熈中以所收薄且擾人廢之賦貧民於是從台符之請復募民二百餘户自備耕牛就置團長京朝官専掌之墾六百頃導汝水澆溉歳收二萬三千石　五月丙戌詔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嵗並免取解其餘依例舉送必求實藝無使遺賢　帝謂宰相曰近聞風俗侈靡公卿士庶服用踰制至有鎔金飾衣或以珠翠者張齊賢曰此弊當亟懲先責大臣之家使各遵樸素則可以導民宣化矣丁亥令有司禁臣庶泥金

鋪翠之飾違者坐其家長　丁酉以殿中丞馬元方權戸部判官從戸部使陳恕所奏也元方嘗建言方春民乏絶時請預貸庫錢約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公私便之朝廷因下其法於諸道令預買紬絹蓋始於此　考異李燾曰馬元方傳戸部使陳恕奏元方為戸部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貧請預貸庫錢至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諸路按元方為戸部判官在咸平二年五月從知徐州景德元年十一月為梓州路轉運使本傳附傳皆同范鎮東齋記云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之絶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于官預買紬蓋始于此鎮所記與元方傳同今從之　乙巳幸曹彬第問疾賜白金萬

兩先是知雄州何承矩奏契丹謀冦邊帝以問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孫全興經營和好陛下初登極時承矩常發書道意臣料北鄙終復成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紀綱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考異李燾曰此事三朝經武聖畧繫之咸平二年兩無月日今因問曹彬疾附見蓋必是彬為樞密使未卧家時也王曾筆録云侍中曹彬為樞密使向敏中為樞密副使當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狎至上必亟召樞臣討議彬則曰此狂冦當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强弩若干步騎若干足矣敏中徐曰其所館糧未備或道路迂遠或出兵非時當别施方畧制之纔退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或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

而言臣請自効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恠之子瑋亦有將材累歷邊郡咸名甚著晚自樞貳出殿西鄙臨事整衆酷類其父復果于戰鬬而不肯以安民柔遠為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按彬復為樞密使敏中自同知樞密院改副使乃至道三年八月己亥咸平元年十月戊子敏中改參政二年六月戊午彬卒兩人同在西府才一年耳真宗初即位便令西邊戰兵繼遣尋納欵契丹蓋未嘗犯塞不知曾所稱筆書押至指何時也經武聖畧于咸平二年載何承矩言契丹謀犯塞或曾實指此時然經武聖畧稱彬對真宗以北鄙終復成和好與曾筆語特異或筆語悞也當考

嘗有詔聽民越拒馬河抵契丹中市馬承矩言緣邊戰櫂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里許天設險固真地利也太宗置寨二十八鋪百二十五

命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
奸詐則緩急之備大為要害令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
渡深非便宜若然則寨鋪為虛設矣帝納其言即停前
詔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九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二十 起屠維大淵獻六月盡上章困敦三月凡十月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咸平二年六月丁巳宰臣監修國史李沆等上重修太祖實録五十卷帝覽之降詔嘉奬賞賜有差 戊午樞

密使兼侍中曹彬卒帝臨其喪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彬性仁恕清謹遜言恭色博覽强記善談論被服雅同儒者尤踈財未嘗聚蓄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造其門者皆為揖客不名下吏每白事不冠不見其為藩帥遇朝士於途必引車避之過市則戒騶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知延州還因事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密遽為帝請乃許朝謁彬歸休閑閤門無雜

實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　秘書丞何亮

初通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同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乞召對因上安邊書曰臣竊料今之議邊事者不出三途以靈武居絶塞之外宜廢之以休中國飛輓之費一也輕議興師深入窮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以為靈武逺隔塞外有飛輓之勞無毫髪之利然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水甘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戰之地一旦捨之以資戎狄則以豺

狼之心據廣饒之地以梗中國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一也自環慶至靈武僅千里西域戎狄剖分為二故地隘勢弱不能為中國之大患如捨靈武則西域戎狄合而為一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二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契丹猖狂之後無疋馬南來備征帶甲之騎獨取於西戎之西偏如捨靈武復使西戎合而為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秦涇儀渭之西北戎人復不得貨馬於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而來此戎狄之患未可量

者三也若夫深入窮追則夏賊度勢不能抵必奔逭絶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師退而賊復擾邊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寇至而戰則邊郡之兵不足以當戎狄之衆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盖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也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之路以阻絶河西糧道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三也自國家有事於西戎關右之民未能息肩而一旦薄伐

無功河西路阻則必幹運飛輓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多有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四也若示恩信姑息而羈縻之則戎狄豺狼貪惏無厭雖存臣事之名終多反覆之志必將服從諸戎為中國大患此不可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而壁闢之逼近城池意在吞噬譬猶伏虎見便則動如國家止以恩信羈縻之則一朝之患卒然而作此不可二也夫以三患四不利二

不可為防邊之畫既未見其可則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溥樂有耀德葢水草之地為河西之糧道而悉有古城之迹存焉夏賊西掠諸戎則此其要害之路故每揚言曰朝廷如修溥樂城我必力爭如以修護清遠為名而時納修城創宇之具延環清遠多積軍儲且以數歲漸計之使民無所傷而賊不能知一旦興師數萬以城溥樂朝發清遠日未中而至其師則戰士三居其一以備寇也役卒三居其二以荷器具而齎

軍儲也計城之功不過十日而使戰士自齎三日糧則城畢功而食有餘矣又曰國家之城溥樂也必潛師于延環清遠以覘賊之變宜分環州清遠為二道一道傍山而北軍於賊之後一道過長嶺直趨溥樂軍於賊之前而使城溥樂之兵軍其中賊以溥樂孤軍悉衆來寇而卒然三軍鼎峙則其心駭矣又令延州之師入其境毆其畜產俘其老弱而空其巢穴靈武之衆收河外之地復賀蘭之境杜三山之口以斷其奔路則其衆雖堅

鐵石之心必起攜貳之志其將雖有孫吳之術必無制勝之方而獨使保吉桀黠志在决戰能無敗乎破而擒之此萬世之功也　令秘書省正字邵煥於秘閣讀書從其請也秘閣讀書自煥始煥以童子得官時年十二睦州人　癸酉都官郎中劉蒙叟上言曰陛下巳周諒闇方勤萬務伏望愈崇儉德謹守前規無自矜能勿作奢縱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夷夏且萬國巳覩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思鮮克

之言戒性習之漸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則天下幸甚帝嘉納之召試學士院命以本官直史館　秋七月帝聞契丹將入寇甲申以馬步軍都虞候傅潜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富州刺史張昭允為都鈐轄　宰相張齊賢請給外任官職田詔三館秘閣檢討故事申定其制以官莊及逺年逃田充悉免其税　乙丑以横海軍節度使王顯為樞密使　甲辰帝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登秘閣觀太宗聖製

墨跡惻愴久之賜秘書監祭酒以下器幣偓佺順正弟也　丙午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嶠工部郎中李文仲為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國子祭酒邢昺為之初太宗命文仲為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上奉承先志特建此職擇老儒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禄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令中使劉崇超日具當宿官名于内東門進入自是

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　是月帝諭宰臣令寫録内外官歷任功過編冊進内其該恩復用者別編以備觀覽

富弼曰人君勞於求治天下百官至衆非可一日盡見故須籍記善惡納之禁中閒燕之際得以周知其材行須備差遣應猝可求也

八月辛亥朔帝御文德殿百官入閤右司監直史館孫何次當待制獻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

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然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書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貞觀之風最為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閒別分利權攺創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既萌貪地無已北事奚契丹南征閤羅鳳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他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作然版

籍根本尚在南宫肅代之世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征税多門本於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定五代短促曾不是思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兹辰也所宜罷三使額還之

六卿或曰禄百辟贍六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説夫鹽鐵者葢筦榷山海之謂也而物非自集須假牢盆戸部者葢均一征税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支者葢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押專一相沿置之耳今莫若謹擇戸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掌戸部度支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泊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分句稽遺失則進無捂

刻之慮退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難在陛下行之與否耳　癸丑右正言知制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公案常有五十至七十道近者三十日內絕無昔漢文帝決獄四百唐太宗放罪三百九十人然猶書之史冊號為刑措當今四海之廣萬類之多而刑奏止息逮乎逾月足彰恥格之化式漸太和之風請付史館用昭聖治從之　乙卯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　丁巳大宴

崇政殿始作樂　癸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案牘簡少請罷詳斷官四員止留八員從之　丙寅大閱丁卯近臣諸軍將校内職皆賜飲詔大閲所踐民田蠲其租　癸酉樞密副使工部侍郎楊礪卒帝謂宰臣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甚可悼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入帝為步進嗟惘久之贈兵部尚書中使護葬　乙亥以濟陽武惠王曹彬配饗太祖廟庭贈太尉中書令薛居正贈中書令潘美贈

侍中石熙載配饗太宗廟庭　丙子以司封郎中知制誥朱昂為傳法院譯經潤文官始太宗作聖教序帝亦繼作悉編入經藏帝又嘗著釋氏論以為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迹異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殺則仁矣不竊則廉矣不惑則正矣不妄則信矣不醉則莊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又上生三途之說亦與三后在天鬼得而誅之言共貫也鹽鐵使陳恕嘗建議以為傳法院費國家供億力請罷之言甚懇帝不

許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樞密都承旨王繼英以契丹入寇請車駕北巡帝嘉納之丙戌命繼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關路視行宫頓置宣慰將士　甲午奉安太宗聖容於啓聖院新殿帝拜而慟左右皆掩泣　初傳潛遣先鋒田紹斌石普等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敵及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衂即領衆援之普嗣果為賊所困渡嚴凉河頗喪師徒及紹斌至即合勢疾戰斬首二千餘級獲馬五百匹　冬十月戊午增置

福建路惠民倉從庫部員外郎成肅之請也　丙子令諸路轉運使申淳化惠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糴飢歉則減直而出之　如京使柳開上言臣蒙陛下自代州移知忻州每見北界歸明人言契丹排比入寇次第甚大又聞河北邊上屯結甚衆數侵犯鴈門寧化等軍度其姦謀必不輕退深恐大寒之際轉肆衝突臣愚乞陛下速起聖駕徑至鎮州躬御六師奮揚威武勿生遲疑之慮勿聽猶豫之謀周世宗及我太祖太宗近事皆

可法也況陛下諒陰三年禮無違者復此順動其誰敢當聖駕若過河北契丹當自引退四夷八蠻無思不服政在此舉矣

是月契丹樞密使耶律色珍卒色珍有經國材明敏忠慎國人重之

十一月丙戌合祭于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御朝元殿受冊尊號

乙未詔以邊境驛騷取來月暫幸河北（考異實録載親巡河北詔在十二月辛亥今從本紀）命宣徽北院使周瑩為隨駕前軍都部署邕州觀察使劉知信副之內侍都知楊永遵為排陣都監

保平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為北面行營先鋒都部署磁州防禦使康廷翰副之洛州團練使上官正為鈐轄　已酉以宰相李沆為東京留守濠州刺史李著為大内都部署權知開封府魏羽判留司三司鹽鐵使陳恕為隨駕轉運使　十二月辛亥以分司西京張永德為京城内外都巡檢使　甲寅車駕發京師　辛酉宴從臣於行宫以王超等督先鋒仍示以陣圖俾識部分甲子次大名府帝御鎧甲於中軍樞密使王顯副使宋湜

分押後陣橫亘數十里　西川自李順平後人心未寧
益州鈐轄符昭壽驕恣不親戎務多集錦工織作纖麗
所須物輒抑市人買配踰時不給其直又縱部曲畧取
之僕使凌忽軍校其下皆怨知州牛冕寬弛無政事時
神御軍戍成都者分兩指揮都虞候王均及董福分主
之福御衆整肅故所部優贍均縱其下飲博軍裝悉以
給費甲子冕與昭壽大閱於東郊蜀人聚觀兩軍衣服
鮮獘不等均所部慚憤出不遜語　威虜軍言契丹來

寇出兵擊敗之殺其酋帥　初河北轉運使裴莊屢條奏傅潛無將畧恐失機會樞密使王顯庇之奏至輒不報潛屯於定州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畏懦閉門自守將校請戰者輒醜言詈之無何契丹破狼山諸寨悉銳攻威虜兩晝夜不勝遂引兵趨寧邊軍及祁趙大縱鈔刦游騎出邢洺間百姓驚擾攜挈老幼爭入城郭鎮定路不通者踰月朝廷屢間道遣使督潛會諸路兵合擊其都監秦翰及定州行營都部署范廷召等屢促之

皆不聽廷召怒因詬潛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耳促之不已潛乃分騎八千步二千付廷召令於高陽關逆擊仍許出軍為援卒逗遛不發丙子詔百官各上封章直言邊事于是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錢若水言傅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視戎虜俘掠生民上則辜委注之恩下則挫銳師之氣軍法曰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取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

輅還京則天威懾于四海矣右司諫梁顥亦言用兵之道在明賞罰兵法曰罰不行則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傅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遷延翫寇以致邊塵晝驚聖主櫛沐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　府州言官軍入契丹五合川拔黄太尉砦殲其衆焚其車帳獲馬牛萬計　丁卯召見大名府父老勞賜之　戊寅晦知益州牛冕以酒餚犒其隊伍而鈐轄

符昭壽則無所設軍士益忿故趙延順等八人謀作亂咸平三年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詔并代都部署高瓊等分屯冀州邢州　益州戍卒趙延順等為亂擊殺鈐轄符昭壽據甲仗庫取兵器是日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及轉運使張適縋城出奔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鬭延順等即欲奉紹榮為帥紹榮攝弓大罵曰我燕人也比棄虜歸朝肯與汝同逆耶亟殺我延順等亦不敢加害都監王澤聞變召王均

謂曰汝所部兵亂盍自往撫之延順見均至即率衆踴躍奉均為主指揮使孫進不從殺之紹榮縊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鍇為謀主辛巳率衆陷漢州牛晃等奔東川　癸未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與契丹戰於瀛州死之先是范廷召自中山分兵擊敵求援於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至瀛州西南裴村廷召約以詰旦合戰及夕廷召潛師以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騎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而逃保裔曰臨難無苟免

此吾效死之日矣遂大呼决戰凡數十合兵盡矢窮士卒以勁弩擊虜殺傷甚衆所蹴踏塵深二尺而救兵不至保裔没馬敵遂自徳棣濟河掠淄齊而去帝聞保裔死其部曲畏誅聲言保裔投賊密詔駕前走馬承受夏守贇察之守贇變服入軍中廉問得其實以聞於是優詔贈侍中以其子繼英為六宅使順州刺史餘三子及孫悉加寵秩時其母年八十四帝又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為陳國太夫人又封其亡妻薛氏為河東郡

夫人保裔謹厚好禮喜延儒士騎射尤妙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伏其能屢經戰陣身被七十創又中手砲傷鼻毀臂而未嘗言功所賜金帛分其麾下積貸公錢數十萬以勞軍没後親吏鬻器玩以償帝知其家無異財乃復厚賜之　乙酉鎮定高陽關路行營都部署傅潛都鈐轄張昭允並削奪官爵潛流房州昭允通州潛子内殿崇班從範亦除名隨父流所仍籍没其家貲先是帝駐大名逮潛等下行在獄命錢

若水魏庠馮拯桊鞫之一夕而獄具罪當斬百官議論如律詔特貸其死中外無不憤惋　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丁亥至莫州東三十里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所掠老幼數萬口鞍馬兵仗不可勝紀餘衆遁逃出境庚寅遣使奏捷羣臣稱賀帝作喜捷詩題行宮壁廷召以功加檢校太傅餘將校恩賜有差　王均自漢州引衆攻綿州不能克直趨劒門先是知劒州李士衡聞冦作以城難守即焚倉庫運金帛東保劒門是日均至士衡

與劒門都監裴臻逆擊敗之斬首數千級揭榜招降脅從者得千餘人悉置麾下均衆之食疲獘不敢由故道徑由陰平還成都　壬辰樞密副使宋湜卒于師　甲午車駕發大名府是日次德清軍帝始聞王均反即以户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終知益州兼提舉川峽兩路軍馬并命御厨使李惠洛苑使石普供備庫副使李守倫並為川峽兩路捉賊招安使帥步騎八千往討之　初知蜀州楊懐忠聞成都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廵檢兵刻

期進討丙申攻成都先鋒自北門入遂燒子城時王均
從劒門還猶未至懷忠與賊將崔照魯麻胡等陣於江
瀆廟前自辰至夕戰數合懷忠兵勢不敵引衆退保江
原　庚子車駕至自大名府李沆為東京留守不戮一
人而輦下清肅　癸卯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秘
書監楊徽之卒帝甚嗟悼贈兵部尚書謚文莊賜其家
錢五十萬絹五百疋又遣中使護喪事録其外孫宋綬
太常寺太祝二姪皆賜出身徽之無子而宋氏婦賢明

知書有禮法子綬能自立於時人以為善慶所及　乙巳王均復入成都　戊申幸呂端第視疾　二月辛亥翰林學士王旦等三人權知貢舉　楊懷忠檄嘉眉七州調軍士民丁再攻成都時王均方遣趙延順攻邛蜀州懷忠逆擊之賊稍卻 考異李燾曰國史稱懷忠以三月十七日再攻益州據耆舊傳則所稱十七日再攻益州時雷有終等已至矣國史既云自益州還屯櫧木寨又進壁雞鳴原以俟王師若有終已至又何俟乎蓋國史誤以有終十七日始攻益州為懷忠再攻益州而懷忠再攻益州實在上旬不得其的日也耆舊傳及雍錄載二月三日王均遣趙延順進攻邛蜀州為懷忠所敗國史稱懷忠再攻益州時方遣

延順攻卭蜀此可見其不出上旬在初四五間也疑不能決并書其事于此俟考懷忠與轉運使陳緯退軍𤨏橋背水列陣寨于楮木橋南以扞卭蜀之路賊黨三道來攻出官軍後焚江原神祠斷卭蜀援路懷忠三道分兵以抗之斬首五百餘級驅其衆入皁江獲甲弩甚衆乘勝逐賊至成都南十五里寨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成都東門以自固綿漢都巡檢使張思鈞引兵克復漢州雷有終等與思鈞帥大軍進討列寨升仙橋壬戌賊衆來襲有終擊走之 己未

命宰相李沆為元德皇太后園陵使始議立陵名禮官引漢唐故事言帝后同寢謂之合葬同塋兆謂之祔葬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内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　癸亥樞密使王顯罷以周瑩為宣徽南院使王繼英為北院使並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旦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　甲子諸軍校以次遷補多自陳其勞績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呼延贊獨進曰臣月俸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

不敢更望升擢政恐福過災生拜謝而退衆嘉其知分
贇初從太宗征太原左右因言自此取幽州猶熱鏊翻
餅耳贇獨曰此餅難翻言者不足信也太宗不從卒無
功而還　丁卯王均閉益州城僞為遁狀雷有終與上
官正石普等率兵徑入李繼昌疑有備亟止之不聽因
獨還官軍多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牀榻
於路口官軍不得出頗為賊所殺李惠死之有終等緣
堞而墜獲免遂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迸走村落賊

皆遣騎追殺或因縶入城支解族誅以恐衆均又脅士民僧道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髠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乃揭榜招脅從者至則與其衣袂署字釋之日數百計楊懐忠度賊衆復南出引所部屯於合水尾浣花等處樹機石設罡䍦以拒之有終等復自漢州進軍列寨彌年鎮賊黨來攻有終擊敗之斬首千餘級　丙子曲宴近臣於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魚七言詩儒臣皆賦遂射於水亭盡懽而罷自

是著爲定制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帝之在大名
也有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黄汴河鹽鐵判官監察御史
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減其
十之七宰相張齊賢以河决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
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决濟曰河决亦陰陽灾沴所致
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灾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决臣
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契丹西
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畧苟用得

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帝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之基擁萬方之衆蠢兹小醜敢爾馮陵蓋謀謨當位之臣未有如昔人者衆皆謂國家所恃獨一洪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胡人將飲馬于河渚矣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于是選官判大理寺帝曰法寺宜擇當官不回者王濟有特操可試之甲申以濟權判大理寺　禮部上合格舉人甲午帝御崇政殿親試賜陳堯咨以下二百七十一人進士及第一百

四十三人同本科及三傳學究出身堯咨堯叟之弟也

又命侍讀學士邢昺等考校諸科得四百三十一人賜及第同出身又試進士五舉諸科八舉及嘗經廷試而不録者得九十七人賜同出身賜宴日出御詩褒寵之帝連日臨軒初無倦怠之色所擢凡千百餘人其中有自晉天福中隨計者校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

是春帝以手詔訪知開封府錢若水備禦邊寇翦滅蕃戎之策若水上言曰臣聞唐室三百餘祀魏博一

鎮戍兵少于今時而北戎未嘗侵境者何也蓋當日幽薊為唐北門命帥屯兵阨其險阻是以胡馬不敢南牧自晉祖割地之後朝廷自定州西山東至滄海千里之地皆須應敵是以設三關分重兵以鎮之少失隄防則戎人內侵晉末直渡長河漢初屢侵邊徼周祖在位復擾中山世宗臨朝來寇上黨此皆見於史氏陛下之所明知也今御札云翦滅蕃戎臣愚以為不得幽州城戎不可滅今若有陳翦戎之策者誠可斬也臣不敢言直

以今之急務陳備邊之要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畧陳大綱如可施行則當詳具條奏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十